

中国作家

经典文库

卷卷卷卷
明十照石
东
彭鲍田王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

中篇小说卷

I247.7
252
:25

彭 东 明 卷
鲍 东 十 卷
田 东 照 卷
王 石 卷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田军

中国作家经典文库(第二辑) 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:100050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706印张

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套

ISBN 7-80145-554-1/I·66 定价:7290.00元(全七十六卷)



目 录

秋天	(1)
纪念	(73)
卖官	(137)
叛逆者	(221)

彭
东
明
卷

秋 天



1

寒露一过，陈大仙庙里主事的四爹便如同候鸟一样上城里来了，他来请老张的班子去唱戏。

秋天的九月初八，是云山上陈大仙的生日，不知是因为秋天的到来而使人们想起陈大仙的生日，还是因了陈大仙的生日而使秋天显得更加辽远。总之，人们似乎对于秋天已经渴盼很久了。

四爹说：“老张你不晓得，今年的场面可比往年大，庙里的前殿和两个侧殿都落成了。往年的生日做一天酒，今年做三天……”

老张便呵呵地笑了。

老张叫张四海，才刚满了四十，但四爹多年来就叫他老张。

四爹说：“这戏一夜给你三百，三天是九百。”

张四海说：“这价钱都是哪年的皂历了，四爹你看看市上，鸡蛋涨到四块五一斤，肉价是七块。”

四爹说：“钱是少了点，可这是为大仙做生日嘞？”



张四海说：“大仙只保佑别人发财，就是忘记保佑剧团了。”

四爹说：“心诚则灵，后来日子长，大仙心里有数呵！”

张四海便默认了。

四爹又说：“老张这回唱什么本子？”

张四海说：“《秦香莲》、《十五贯》、《春草闯堂》、《朱买臣卖柴》、《刘海戏金蟾》……现成的大戏小戏几十台，你想看哪本就唱哪本。”

四爹说：“这就好，这就好。给你老张说，浏阳的班子、铜鼓的班子都来找过了，我都没接，我四爹就认你老张的班子，全民单位，正宗货。”

张四海就连连点头。

打发走四爹，张四海心里却犯愁了。口里说几十台戏随便上，可眼下只怕三四台戏都难凑了。原来五六十人的剧团，陆陆续续地退的退休，摆的摆摊，跑的跑广州，现在呆在家里的只怕还不到二十人了。长久以来，这帮人几乎是靠做“堂侍郎”为生。做“堂侍郎”便是给人守灵堂。小城里年头到年尾总也有死不完的人，有钱的人家，一死了人便来请张四海的班子去凑热闹。剧团里虽只剩了十几二十号人，但生、旦、丑、净样样有，架子鼓、打击乐、铜管乐、唢呐丝弦一应俱全。他



们守在灵堂的角落里唱《空城计》、唱《秦香莲》，同时也唱《红尘滚滚》、《潇洒走一回》、《恋曲1990》、《北京有个金太阳》、《我们是工农子弟兵》……把那寂寂的灵堂闹得热火朝天。守一夜灵堂，每人净赚十块。这个收入，眼下几乎成了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。本来，政府每年都有几万元钱拨给剧团的，这点钱，能发起全团半年的工资。但是，后来团里的那帮退休老艺人联合起来，到县政府去静坐，他们说为革命唱了一辈子戏，到临老一年还拿不到半年的钱……开始时，县政府也懒得理睬，反正去闹事的人多，政府已经习惯了。可是，这帮老艺人吃了饭没事做，他们就相邀了天天去，一碰上县长便拦住不让走。这样县长便恼了，他通知财政局，剧团的那笔钱，直接拨到民政局，由民政局每月保证这帮老艺人的工资。

于是，从此张四海他们这帮年轻人就再也混不到国家的闲饭吃了，他们靠守在灵堂里熬着那一个又一个清清的长夜来填饱肚子。

打发走四爹，张四海就匆匆下楼去找人。他先到保管室去喊黑皮，踢了半天的门，黑皮才懒懒地爬起来，他穿一条光裤叉，手在乱蓬蓬的长发里抓个不停，然后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：“就吃中饭了么？”

张四海说：“吃个卵，你狗日的一天到晚就只晓得



吃、吃。”

黑皮是张四海一手从农村里招上来的。十年前，他们到杨树庄去演出，张四海那天早晨在河堤上散步，黑皮在河滩上放牛，他在吆喝着牛们时，那声音几乎使张四海感到了震惊。后来，他便将这放牛娃领进城里来了。黑皮在团里大约呆了五年后，那一回张四海便去请了县长来看黑皮演出的《三叉口》，县长看了他一气翻出几十个跟斗之后，终于一挥笔给他解决了粮食户口问题。又过了三年，团里终于盼来了一个招工指标，这样，通过整整八年奋战，黑皮终于成了一名正式的城里人。可是，就在他招工后的第二年，剧团却再也开不出工资了。

开不出工资后，黑皮不但没钱再给农村里的父母，甚至连自己的口都饷不住了。别的人，到舞厅里去搞伴奏，或到街边上去开店子，他没门路，也没本钱。没了戏演就成天埋在被窝里睡，吃饭搭在张四海家里，有钱时付伙食费，没钱时便白吃。

有一回，张四海对他说，你就晓得一天到晚死睡，到街边去贩个小菜，一天总也能挣个十块八块，人家婆婆姥姥能干，你堂堂五尺男儿还不能干……

经张四海这一骂，那一天黑皮真地偷偷摸摸从农民手里进了一担菜，垂着头坐到了街边上去贩。可是，他



这菜就是没人要，后来连本都没捞回来。

从此，黑皮彻底地打消了做买卖的念头，小城里有人死了便跟随大伙去做几场“堂侍郎”，没有人死就在屋子里天长地久地睡。

张四海对黑皮说：“云山的陈大仙过生日，来请我们去演戏，初七上山。”

黑皮仍是不停地在那蓬乱的长头发里抓着，面上毫无表情，似乎对这演出的说法已经感到陌生了。

张四海不觉便上了火：“你狗日的咋啦，睡懵了么？赶紧到东街去通知许于山和刘玉梅，还有西门外的老包，回头再清理一下服装和道具，都半年多没演出过了，看看被老鼠啃坏没有？”

黑皮也不哼声，回头将衣服穿上，但随即又追上来说：“四哥，你半上午把我扯起来，可得打发一碗米面，这肚皮撑不到中午。”

张四海望了他一眼，不觉感到有点心酸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塞给他，转身便出了大门。

出了大门往左拐，经过“时代电器城”、“帝王都娱乐城”、“九重天饭店”等几家装饰豪华的店铺之后，便是红冬梅的“小小米粉店”。张四海走进时，红冬梅喜出望外地迎了出来，“想吃点什么呢？”

张四海说：“不吃算了，都快到中饭时节了。”



红冬梅说：“才十点钟呢，我给你下碗米粉。”说着便赶忙进了厨房，只听得一阵锅碗响。张四海便坐下来点燃一支烟静静地抽。还没等他将这支烟抽完，红冬梅就将一碗冒着团团热气的米粉端了上来，碗上还堆着满满一层三鲜盖菜和一个闪着油光的荷包蛋。

张四海感叹道：“你这老板娘可真练出来了，手脚麻利得比孙二娘还要快。”

红冬梅说：“要赚钱嘛，逼出来的呢！”

接着，张四海说：“今天云山的四爹来了，陈大仙做生日，请我们去演三场戏，一场是三百，你可得作一下准备。”

红冬梅说：“眼下并了这店子，我怎么还走得开呢？”

这一说，就使得张四海那夹着粉条的手停在了半空：“我的活爷，你不去这戏还演个屁，你闭上眼睛算算，如今团里除了你这一碟菜，还有谁能上。”

于是好一阵沉闷。红冬梅双手在围裙上擦过一阵之后，才轻轻叹了一口气说：“那就只有把我娘从乡里接来，让她在店里维持几天。”

张四海连连点头，这才一气将那碗米粉吃完了。他说：“冬梅哪，这是去给陈大仙贺生日，你帮了这忙，大仙心里有数，日后定会保佑你这店子发财。”



红冬梅说：“我都去贺过他多少回生日了，怎么就一回也不保佑呢？”

张四海说：“心诚则灵呢，会要保佑你的，财源旺相，不在急上呵！”

于是红冬梅就忍不住笑了。她笑得两个酒窝儿一偏一偏，那么令人怜爱。张四海突然就感觉到，似乎有好长久的日子没有望见过她这近乎迷人的笑容了。

这笑容，曾经使得多少人如痴如醉呵！然而，岁月却已远逝……

红冬梅是十九岁那一年在小城里唱红的，在那一时期，她的身影，几乎成了从小城到乡村所有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。张四海记得，那一年到芦洞去演出，他住在一位村支书家里，那夜看完戏回来，村支书问他，听说红冬梅在城里演戏时，夜夜要收一箩筐的求爱信，真有这样的事么？

张四海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笑够后他告诉村支书，平常给她送鲜花的、写信的、打电话的当然是大有人在，但不可能夜夜收一箩筐的求爱信，这得要多少信？一箩筐牛屎都一大堆呵……

到乡下去巡回演出时，红冬梅洗澡时被人偷看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。乡村里的澡堂一般都是极为简陋的，半截墙，上边用杉皮或是稻草搭着，人就站在下边洗。



红冬梅洗着洗着有时感到不对头时，便猛地发出一声颤抖的尖叫。听到这叫声，剧团的人和村上的干部便一呼而上，有几回，还真地将那偷看的人抓住。抓住了便是一顿拳打脚踢，直打到头破血流滚在地上像猪一样嚎叫才罢休……

这种场面，有时真地使人惨不忍睹。张四海常想，那些偷看红冬梅洗澡的乡下青年，看上去也并非就是二流子，也许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出于好奇，总想将这在舞台上令人痴迷的身影探个究竟……然而，却招来了一场惨不忍睹的皮肉之苦。

这种时候，张四海更多的却是同情和可怜那些被打的乡下青年，他在心里骂红冬梅不该生得这么娇艳，她是妖道转世，是害人精……

在二十四岁上，红冬梅嫁给了小城里百货公司的经理。这位相貌堂堂的年轻经理，在红冬梅每一场演出之后，便将一束鲜花送到她的手上。这花送了整整五年。于是，红冬梅便抛开众多的追求者（其中包括县委领导、厂长、书记、研究生、部队的团参谋长、还有诗人），义无反顾地嫁给了这位殷勤的百货公司经理。

两年后，他们生了一个小女孩。又过了两年，百货公司经理辞去了这经理的小职，独自到广州闯世界去了。又过了两年，他在那边发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财。于



是，在那一年的春天里，他领着一个比当年的红冬梅更加艳丽的小秘书回小城来了，他轻言细语地提出和红冬梅离婚，并提了一箱沉甸甸的票子来打发她们母女。红冬梅没有接受那只密码箱，她冷静得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，默默地抱着女儿佳佳回到了剧团的集体宿舍里。

后来，她领着佳佳跟大伙一道去赶庙会，一道去守亡灵做“堂侍郎”。再到后来，团里再也开不出一分钱国家工资，母女俩的生活确实再难维持下去了时，她才向张四海提出来，要在这角角上开一月米粉店。张四海二话没说就同意了。并请了泥瓦匠，在一天工夫内便将这个原来售戏票的窗口改装成了“小小米粉店”。

后来长长的日子，她便带着佳佳，静静地守候着这月店子。即便是夜里去做“堂侍郎”闹到深更半夜回来，但第二天清晨，店门又照常悄悄地开了。

这时节，张四海不得不从心底里对她产生由衷的敬佩，他万没想到，这双柔弱的肩膀，能够如此冷静而硬朗地将日子担起来。

张四海问她：“你这每天能赚多少钱。”

红冬梅说：“每天能下四五十碗粉，也就赚个二三十块的样子。”

张四海说：“这样你母女俩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。”

红冬梅说：“足够了。现在还可以给我乡下的娘接



济一点。”

张四海似乎还想说点什么，但又没说。他打量了她一眼，那头发还是梳理得那么整洁，但已经显得有些稀落了。眼角上和鼻翼间已悄悄地有了皱纹，衣上和围裙上到处都是油污，那双布满了裂痕的手，总是习惯性地围裙上擦着……他不觉轻微地叹息了一声，十年前倾城倾乡的红粉佳人，转眼间就落到了这步田地……

张四海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放到桌子上，他说：“我还得到豆子家、到李双喜和百灵家去通知一声。”

红冬梅拿起那一块钱“啪”地摔到张四海的手里，脸上显然是不高兴了。

张四海说：“你这是开店，吃了当然得付钱。”

红冬梅说：“我还没穷到那个地步。”

张四海就不再说些什么，又将钱塞进了口袋，然后出了门。

红冬梅望着他的背影，嘴角偏了偏，终于喊道：“你一个人，没地方吃时，就到店里面来吃，反正是加双筷子加只碗。”

张四海回过头来望了她一眼，目光相撞的时候，他不觉感到心头一麻。他支吾了一声，便转身匆匆走了。



2

九月初七的早晨，佳丽公司一辆豪华面包车开到剧团的门口来了，这车是来接他们上云山的。司机响亮地按过一阵喇叭之后，张四海便上上下下一阵吆喝，约莫等了半个小时，这才将东西装上车，将十六个人全都等齐，然后出发。

张四海对那油头粉脸的司机小毛说：“陈大仙庙里还真行，租你这么好的车接我们。”

小毛说：“哪是他们租的，我们的车从来就不出租。这回，是我们老板派车为陈大仙过生日哪。”

小毛说的老板，便是小城里家喻户晓的赵癞子——赵百万。十几年前，赵癞子还是城郊生产队的一个泥瓦匠。后来，他拉起十几个泥瓦匠进城来当了基建包工头，鼓捣几年后他就发了，人们眼看着他骑上了摩托，坐上了轿车，后来又换了进口轿车……

现在，赵癞子不再当基建包工头了。他发了后，便将小城里的纱厂、砖厂、饲料厂等四五家要死不活的厂